

摸金校尉

八楼猪蹄 著

之
幽冥神殿

诡异奇书，引发盗墓界的轩然大波！不死劫，拉开悬疑恐怖的序幕！

无休止的死循环，拨动你最脆弱的神经！

无解 死人与活人之间的存在方式

颠覆传统知识范畴的超自然力量……



中国华侨出版社

摸金校尉

八樓豬蹄

著



幽冥神殿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摸金校尉之幽冥神殿 / 八楼猪蹄著.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113 - 1941 - 8

I. ①摸… II. ①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374 号

摸金校尉之幽冥神殿

著 者 / 八楼猪蹄

责任编辑 / 棠 静

责任校对 / 李向荣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8 字数/280 千

印 刷 /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113 - 1941 - 8

定 价 /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 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 - 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 第一章 失忆三年 / 1
- 第二章 龙凤玉玺 / 10
- 第三章 青铜金刚墙 / 16
- 第四章 奇怪的风 / 22
- 第五章 黑人陶 / 28
- 第六章 老鼠僵尸 / 37
- 第七章 地下运钞车 / 45
- 第八章 黑水浮棺 / 52
- 第九章 声音 / 59
- 第十章 血皮 / 67
- 第十一章 毛女尸 / 73
- 第十二章 凤玺 / 80
- 第十三章 时间倒流 / 87
- 第十四章 葫芦坟 / 93
- 第十五章 坟底玉猫 / 100
- 第十六章 许多的尸体 / 107
- 第十七章 背上的猫皮 / 113
- 第十八章 宫殿 / 119
- 第十九章 群魔乱舞 / 126

- 第二十章 猫棺材 / 133
第二十一章 陈二伯 / 139
第二十二章 鼠冢 / 146
第二十三章 赵武灵王真容 / 149
第二十四章 民国来信 / 156
第二十五章 洞中人头 / 162
第二十六章 猫猴子 / 169
第二十七章 死而复生 / 174
第二十八章 一系列的推断 / 178
第二十九章 白玉面具 / 184
第三十章 遭遇僵尸 / 188
第三十一章 白玉毒棺 / 193
第三十二章 白玉棺中的女人 / 199
第三十三章 被忽略的时间段 / 206
第三十四章 第二层棺材 / 210
第三十五章 天国 / 216
第三十六章 龙凤拼图 / 224
第三十七章 那封信,那个老人 / 229
第三十八章 鬼陵 / 235
第三十九章 鬼还朝 / 243
第四十章 二龙戏珠 / 252
第四十一章 笏板镇鬼 / 256
第四十二章 录音机的主人 / 260
第四十三章 炼狱 / 265
第四十四章 虚无 / 271
第四十五章 莲花终极无形 / 276
第四十六章 羊皮卷 / 281
后 记 / 284



第一章 失忆三年

长白山，内蒙边境血渍岭。

斜眼瞄着棺材，我心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镇三环看着棺材里向外滴出的黑血，斜眼看着我：“开得开不得？”

“棺材滴黑血，非凶即煞，开不得！”我说道。

“挖了一个月，就这样放弃了？”

“血棺材，里面的东西特别凶，我俩的八字不过硬，扛不过去！”

镇三环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不甘。

我看着手里面的军用背铲，上面的血迹还未干。那是从棺材里面带出的血，黑红黑红的，散发着恶臭。这座无名墓中的棺材，竟然是传闻中的“地煞”，里面的东西不是红毛僵尸就是成了精的山怪，以我和镇三环的八字绝对扛不过去，搭上一条命算轻的，死了不入轮回那才叫惨。

镇三环听我说了之后，逐渐打消了开棺的念头，但是他又不舍得离开。话说如果不是镇三环，我不会来到这里。我对自己三年之内所有的事情都不记得，唯一记得曾经到过一座墓里，还有就是有镇三环这样的穿开裆裤就在一起玩耍的朋友。

他要来，我拦不住。我曾经告诉过他墓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拿出去都能值点钱，镇三环受不了这样的诱惑。可是来了，那滴血的棺材却让我打起了退堂鼓。棺材里面的东西，有些是碰不得的。

如果不是镇三环从清水塘收了一个长得像猫的碎玉回来，我怎么都不会来到这里。那个碎玉太奇怪了，里面好像藏了一个人，它似乎有生命。我太想知道玉里面到底有什么了，才会带着镇三环找到这里。

镇三环看着我在想事，说：“曹飞，这三年来你就记得古墓，做梦都说。看来你说的这什么‘地煞’，说不定就和你的记忆有关！”

我摇头，又点头，我不确定。

镇三环不等我回答，拿出一个白色的板子，猛地插入棺椁的缝隙里。只听“吱呀”一声，棺材发出了诡异的声响后，忽然从里面伸出来一只惨白的手爪！

那只手上面没有一点皮肉，惨白的骨头露在外面，血淋淋地挂在棺材缝隙里。突如其来的手把我吓得心脏差点停住跳动，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忽然地，那只手“突”地又缩了回去，如同被什么东西给强拖了进去一样。紧接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棺椁的封板突然被掀了开来，里面呼啦冒出来一大团黑气，将镇三环裹了进去。

我们撬开的只是棺椁，里面还有一层甚至几层，也不知道突然伸出来的手到底在哪一层。

被拖进去的镇三环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猛喊道：“跑啊！”

我不理他，冲上去把镇三环仅有的露在黑气之外的腿抓住，使劲向外拉。黑气里面的东西力气很大，我的力量不能与之对抗。眼见着镇三环就要被拉进去，情急之下，我只好咬破舌头，对着黑气不管有用没用就吐了一口鲜血。

在我吐完的第一时间，那团黑气似乎忌惮活人的鲜血，突然松了一下，我没防备就拉着镇三环摔倒在地。

我和镇三环刚爬起来，就见棺材板忽然又盖了起来。被吓坏了的镇三环目瞪口呆，还没从刚才的惊吓中回过神来。他被吓得脸色苍白，手上面出现了一串血泡。

我上前在他的脸上扇了几巴掌，问他有没有事。镇三环不回答我，而是叫道：“成精了！成精了！”

我拉上镇三环就跑，但在墓道里很难将速度提起来，加上镇三环，没跑几步我就摔倒在地。

棺椁里面的黑气再也没有出来，可镇三环却吓得灵魂出窍一脸惨白。我刚要说什么，忽然那棺材立了起来，似乎真的“活”了过来，对着我和镇三环蹲着的地方倒了下来。



我连忙将镇三环拉了过来，就在那么一瞬间，棺椁猛地倒地，砸起了一阵灰尘，而且在我耳朵边，居然出现一阵阵诡异的笑声！

一阵阴风刮过，那笑声忽然停了，仿佛被风吹断了一样。风和笑声都停了，忽然见到棺材板上居然蹲了一个人！

一个全身赤裸但惨白无比的女人。

我抓住镇三环，使劲的向后拖。镇三环像是被吓傻了一样，一直在念叨着“成精了，成精了”，根本没有能力去管其他。

我想我嘴里还流着血，再吐一口应该还有用，于是就吐了一口出去。可谁知，当我再次准备吐的时候，眼前棺材上蹲着的那个女人居然不见了！

我意识到问题大了，这次遇到的可能不只是僵尸，有可能还有不干净的东西。我问镇三环死了没，没死的话就跟我一起跑出去，要不然就把他扔在这儿了。

镇三环一听，突然跳了起来，向我们挖的盗洞跑去。他一边跑一边嘴里喊：“不要扔下我，不要扔下我！”

我见镇三环实在不行了，只有带着他从盗洞退了出去。我也不知道那女人到底是不是人，墓里面的东西一样没拿，快速从盗洞里退了出来。

出来后我和镇三环什么话都没说，只见月光如虹，照在坟头上，诡异得如同地狱。

姑苏，下午三点。

我躺在藤椅上想着一个月前在墓里面见到的黑气和那个突然出现的女人，搞不懂到底遇到了什么。墓中的东西本来就不能用常理来解释，我也不愿意去多想，但脑子里面总是会想起。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镇三环接二连三地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见一个人，并且一再强调此人很重要，非见不可。镇三环是典型的要酒不要命，他的话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信度，但听他在电话里的语气非同寻常，我便开了我的破尼桑来到他在电话里所说的地方：清水塘古玩市场。

镇三环的本名叫王铁环，小时候他家人都叫他铁环，后来因为经常打架，逐渐打出了影响力，镇压住他家附近三条街区，于是就有了“镇三环”这个外号。

他的店就在清水塘，店铺不大，人在里面转身都有问题。到门口后看到他的伙计在门口迎我，表情十分怪异，似乎看到他们家祖宗复活一样让我浑身不自在。我随后问了伙计一句，伙计却说先进去再说。

镇三环的铺子不大，内堂却能够容下二十多个人并排躺着睡觉。我进去后伙计就把门口卷闸门拉了下来，我看着有点像关门打狗的意思，便对伙计笑道：“怎么？是被人抢了还是怎么的？”伙计尴尬地笑了笑，没再说话。

我对这个伙计的印象很深，他之前是做什么的我忘了，就连镇三环这几年来做的什么事情我都没什么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几年的事情，我似乎都忘得差不多了，印象中我好像是在特别冷的地方，又好像在一个豪华的宫殿里上班，或者说，我曾经给人挖过土、修过地球。

刚一进门我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土腥味，这是土夫子身上挥之不去的味道。鼻子尖的人不一定能够闻得出来，只有像我这样经常钻到土下的人才能嗅出来。镇三环早就在里面泡着碧螺春等着我，看他今天的气色很不错，衣服着装也很正统，西装领带套在他那一身肌肉块上，看起来特别像北极熊穿了一套雅戈尔。

镇三环站起来对我点点头，他和我是小时候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平时见面能够点个头就已经属于接见外宾程度的待遇，看到他一脸严肃的样子，给我的感觉像是他准备入殓了一样。

他的礼貌让我很不舒服，我没理会镇三环，因为我注意到在他身后坐着一位老人和一个小丫头，那股特别浓的土腥味就是从他身上传出来的。我意识到，这位老人身上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看他不停颤抖的双手就知道，这位老人家定是位土夫子，那双手因为常挖墓掘坟，中了地下的阴气，所以一直颤抖不停。

老人在我看他的同时也看了我一眼，表情木然，眼神空洞，倒是一旁的小丫头很机灵，站起来对我鞠了个躬，说道：“曹飞叔叔好！”

我愣了一下，到目前为止认识我的还没有叫我叔叔的，我这个年龄段一般都被称大哥，但听她吐字清晰发音标准，心里也舒坦了不少。点点头之后，镇三环坐在明清大红漆椅子上，神色严肃道：“曹飞，今天我让你过来是替这位许老爷子做个桥，没别的意思，我说完之后就由许老爷子直接



跟你说，时间不多。好了，许老爷子，可以开始了吧？”

听完镇三环的开场白，我全身立即麻了一下。许老爷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我小的时候听小爷爷说过，在苏北，乃至浙江、湖南等地有一位传奇人物，姓许名豁达，此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树上挂的，他是无一不通。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一手“望、闻、问、切”的本事更令后人望尘莫及。

听镇三环话中提到的许老爷子，莫非就是眼前的这位？要真的是他，那就真牛了，老人在盗墓四大派中可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说一不二，雷厉风行。长沙乃至全国四大盗墓门派摸金、发丘、搬山、卸岭得到许老爷子的口令手谕，不管在做什么都得停下来掂量掂量。传说在摸金校尉这一大门盗墓门派中，老人是当之无愧的“魁首”。

我立即站起来，对老人道：“莫非许老爷子就是德高望重的许豁达老前辈？”

我问这话的时候是毕恭毕敬的，因为一位江湖老前辈莫名其妙、神秘兮兮地出现在我眼前，这种待遇让我受宠若惊。可是我又心想，小庙容不下大神，他老人家怎么跑到镇三环这座小庙里来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有个事情需要你帮忙。”老人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听起来特别沙哑，“内蒙古夹喇嘛折了人，需要你帮忙撒！”老人说完就让身旁的丫头给我送过来一块红布包裹起来的東西，塞到我怀里后小丫头还不忘说一句：“送你的撒！”

刚才小丫头还是一口普通话，现在突然换了个腔调，突然觉得好奇怪。

我问老爷子这是什么东西，问的同时也在看镇三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答案。但是看镇三环的眼神我就知道，他也在猜测红布包裹里包的是什么宝贝。后来我很后悔接手那个红布包裹，因为那玩意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沉重到想死的欲望都有。

在我得到答案之前，老爷子站了起来，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摸出来个金黄色的绳子，在他把绳子也放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赫然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東西：尸毒！

老爷子的手惨白无比，手上的血管清晰可见，只是那些血管膨胀得很

厉害，并且是暗黑色的，一种让人极其不舒服的颜色。这是典型的中尸毒的症状：血管暴胀，血液变黑。在盗墓行业中呼风唤雨、在古墓中横行无阻的许豁达老爷子居然翻了跟斗？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粽子？

许老爷子这是中了尸毒了！想到这里，我才明白许老爷子的意思是在交代后事！可是我又想不明白了，既然是在交代后事，为什么找我？难道许老爷子知道我是摸金校尉？我再大致想一下，随即回过头看着穿着西装不像人样的镇三环。我是摸金校尉的事只有他知道，许老爷子要是知道也是他说的。

“曹飞，这是黄金链子，专挂正牌摸金符，红布包里就是正宗的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枚能见到阳光的摸金符！我是怎么知道你是摸金校尉的，你也不用多想，你要是敢接手，就替我去倒个斗。”

我听着许老爷子话的意思是临危授命啊，我心里暗爽，摸金符，这八十年也见不到一次，如今我算是真正地看到了。可转念一想，老爷子为什么要找我？

“曹飞，你是曹氏后代，摸金校尉是你家族先人组织所创，听镇三环讲你在这一带品风不错，就选你了。”

老爷子一说完，我全身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许豁达老爷子会读心术还是怎么的，居然能看出我的心思来。

这时候伙计送进来一壶白开水，小丫头接手后就从包里给老爷子翻药。我心想尸毒都攻心了，要不了十天半个月也就该归西了，再吃药也是白搭。心想归心想，脸上再也不敢表现出来。刚才老爷子让我帮他倒个斗，意思很明显，是看我到底有没有接手摸金符的本事。

我们摸金校尉从三国时期的曹操组创到今，也有些年头了。摸金校尉与其他三大门派不同，摸金校尉第一条铁律便是鸡鸣不摸金；其次乃是烛灭不摸金；再次是留有余地，不能“赶尽杀绝”，墓里的明器再多再少，也要给同行留些吃饭的家伙；最后便是倒斗入行。用摸金校尉内部话说就是：鸡鸣灯灭不摸金，赶尽杀绝非校尉，倒斗入行心观心。

我既然明白了，就把红包放回到小丫头的手里，对许老爷子道：“我考虑一晚上，明天答复您！”

我在外面转了一圈，估摸着许老爷子也不在镇三环的铺子里待了，便



又绕了回来。刚进铺子，镇三环就凑上来问我：“怎么样？那可是摸金校尉资格认证啊！接不接？”

我想了想说：“你懂什么，你没见老爷子就剩一口气了吗？那玩意现在接手过来比山芋还烫，还不想活了？”

镇三环对我的话从来都只有听着的份儿，但今天显然是被许豁达的到來感染了，明显地有些澎湃：“接吧，实在不行我和你一起干。”

我说：“不行，这是倒斗入行心观心。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必须单干，否则就坏了摸金校尉的规矩了。”

镇三环笑了笑，道：“你得了吧你，你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摸金校尉呢！虽然你是祖传，但没见你们家人倒过斗啊。”

我心说我们家人倒斗没倒斗你管得着吗，我虽然嘴上严实，但心里还是有些抗不住诱惑。世界上最后一枚摸金符，比一个油斗还要有油，我能不心动吗？要是真拿到了，那就意味着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位正牌摸金校尉了。

比猴子还精的镇三环看出了我的心思，怂恿道：“行了吧，你考虑个什么劲，要倒斗就准备。你别指望我靠这个铺子吃饭，我也跟着摸金校尉干几次大的，好存一些养老的钱。再说，老爷子的时间不是不多了嘛！”

我了解镇三环这个人，他是嘴上坏，但心里没多少坏水，只要他认定的朋友定会为之两肋插刀。镇三环是真心要跟我干几场，只是我最近几年没出多少手，他碰到这次机会是绝不会放过的。事到如今，这块烫手山芋到底接还是不接我心里真没底。如果我接了，接下来老爷子肯定要托付给我一些我能力之外的事情；如果不接，那显然不给这位摸金校尉老大的面子，以后在倒斗界也不太好混。

我虽然是曹操后代，但不能代表我就有能力接手摸金符。要是别人送来的，我脑子动都不用动就揣在怀里。可送来的人是盗墓界的泰斗，他说句话我听着都觉得耳朵重。

晚上和镇三环在外面找了家餐馆喝了几杯后就回了家，我连鞋子都没脱就躺在沙发上抽烟。刚买的软中华都被我消费了半盒，也没理清自己到底是接还是不接。

我心想算了吧，明天早上起来写两个纸团抓阄，抓到“接”就接，抓

到“不接”那就跟摸金符没缘分，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想到这儿我心里就轻松了许多，再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斗争，趁着酒后困马上就见周公去了。

第二天我还没醒就被电话吵醒了，刚抓起电话看看还是镇三环打来的。说实话我真不想接，闹还没抓。我不知道接了电话后镇三环会在电话里给我说些什么，但心里比较倾向于接，但又希望镇三环跟我说许爷子已经离开了长沙或者说他死了，那我就省心了。

往往事实都是与所想相违背的，我越是对这件事情有抵触，电话里给我的信息还是与我所想的相反。镇三环说许老爷子一大早就过来了，气色比前一天还要差。我心想既然来了就去吧，躲是躲不过去的。

镇三环铺子外面还是那个伙计在迎我，我心说：你还挺敬业，拿了镇三环的钱他让你做什么你都干。不过心里又在嘲笑我自己，自己何尝不是为了钱而活着的？

许老爷子见我，第一句话就问我想得怎么样了，说如果我觉得勉强，不接也行，以后大家还是同门。我心道，你许豁达是什么人，在这一行里你算是个人物，我只要违背您老人家的意思，出了这个门就有可能被人分尸。我心想归心想，许老爷子的为人我还是听说过的，他是以仁慈为主，但狠起来比谁都狠。

昨天晚上听镇三环讲，许老爷子的爷爷与镇三环的祖上有些渊源，听镇三环讲还挺亲的，属于同门师兄弟那种。镇三环给我透露了一些许豁达狠起来的事情，据说在一个汉代墓里，有个伙计坏了摸金校尉的规矩，将墓室东南角的蜡烛碰灭，随即就被许豁达卸了四肢扔在了棺材里。

我听后全身冒冷汗，心说激怒了这位大神，他万一在我身上发起狠来，我也只好提前投胎。

我坐下来喝了口茶，本来想拒绝的，可是话到嘴边却又答应下来了。我说完心里就后悔，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必为了一个摸金符被人牵着鼻子走。

许老爷子在道上的名号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一听说我答应，立即让小丫头拿出红布，直接塞到我手里，然后把怀里的黄金链子也塞了过来：“曹飞，既然你答应咯，那么这摸金符就传给你了，以后别给摸金校尉丢脸。

规矩你都懂，今天晚上你就可以下斗了。”

我心说不会吧，说来就来啊，今晚就下斗，可斗在哪儿呢？不会让我在长沙繁华步行街中挖个坑吧？我将丫头送过来的摸金符拿在手里，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的，总感觉这个摸金符真的很重。摸金符是摸金校尉资格认证物，只要有了它，就是死了同行也认你。摸金符是用穿山甲的爪子做成的，通体晶莹透亮，底部镶着传统的“透底纹”，上面刻着古篆“摸金”二字，笔锋劲透，入骨三分。

我知道自己心里想的都是无稽，许老爷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了两个字：“湘西。”我一听当时就想拍大腿，心道对呀，湘西这个地方本就是鱼龙混杂之地，这里出现什么都不奇怪。心里盘算了一下，既然嘴上都答应了，那么就接了吧！我把摸金符仔细穿好挂在脖子上，顿时感觉心里爽了很多，之前那种不安也减轻了些。镇三环拍着巴掌道：“行了，曹二爷，摸金符你也接了，我就在家等你的好消息吧。”



第二章 龙凤玉玺

摸金符我算是接了下来，但还不算是摸金校尉。我知道要真正地称为摸金校尉，必须拥有摸金符和经过倒斗入行的检验。

我从镇三环的铺子出来后，许老爷子也出来了。他的皮肤见了阳光就冒泡，只能躲在丫头的伞下面。不过老爷子的眼神还是那么犀利，他看我的时候不知道是用什么眼神，总之很复杂，似乎有些不信任。我能理解许老爷子的心情：把摸金符就这么交给一个刚接触的年轻人，换作我也会不舒坦。

许老爷子提议一起吃一顿。我连忙说不用了，您老人家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自己也要去准备一些下斗的装备。镇三环却有跟着去吃饭的意思，我小声对镇三环说：“你去，你去了以后染上尸毒你也和他一样，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镇三环被我吓住了，忙退到我的身后，不时地去看许老爷子惨白的手。不知道我的话是被许老爷子听到了还是他老人家感应到了我心里所想的，他很犀利地盯了我一眼后，就笑了一下，然后带着丫头离开了。

老爷子走后我问镇三环，老爷子平时很牛，为什么现在却是孤家寡人一个，只带着这么一个小丫头片子？

镇三环干笑，对我说，今时不同往日了，老爷子也是性情中人，听风声说有一队人马在内蒙古夹喇嘛的时候折了一大半，只有老爷子带着伤出来了。昨天不是听他说了吗，内蒙古夹喇嘛，折了人，要把摸金符传下去。

我听后，心说老爷子果然是前辈，到死了也不忘把摸金校尉的道具向



下传，但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要找我。如果真的因为我是曹氏后人、摸金校尉开创人的后代的话，那么这个理由倒是很充足。

自从老爷子走后，我总感觉身后有那么几个人跟着，回头看的时候又没有。我跟镇三环说了，他却说我心魔太大，让我静心。我说要静你一个人静去，我得去人特别少的地方。我心里特别乱，总有着一种情绪在心里盘结，难受得要命，仿佛是一种不安，特别地不安。

镇三环说人少的地方有啊，山上，或者农村田野里，说完他就唱了起来：“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其实那个斗倒得很容易，里面没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只有一口棺材。我打了洞进去之后，很容易就把棺材里面腐烂得不成样子的寿服给带了出来。此去湘西一共花了三天的时间，墓里一夜，来回都在路上。唯一一点耽误时间的就是过飞机安检，那个安检员非要打开我的箱子，说要检查里面的物件。我心说里面可是裹死人用的寿衣，让你看到了那还得了，还以为我是变态，说不定还会直接把我送到公安局。

我好说歹说，说这箱子里面都是一些女人用的东西，内衣啊胸罩什么，拿出来不好意思。幸好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安检员，听我说了之后脸色一红，让我又在安检仪上过了一遍，确定没什么危险之后才放我走。

临走的时候我对那漂亮的安检员说要请她吃饭，她甜甜地笑了笑说：“不用，以后带女人的东西最好是邮寄，免得让人误会。”我嘴上答应，心想要是让我邮寄裹了死人几百年的寿衣，那才更变态。

好不容易回到长沙，下了飞机刚开手机就听到手机跟快要爆炸一样来了几十条短信，都是镇三环打来的。我数了一下，这家伙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打了将近八十多个电话。

我忙打过去问出了什么事情了，是不是铺子被封了，还是伙计被抓了。我虽然这样说，但是心里却在想肯定是许老爷子在等我，要不然镇三环是不会打那么多的电话的，跟催命鬼似的。

镇三环在电话里都快吼了出来，骂我还有心情开玩笑，电话里说许老爷子不行了，尸毒蔓延全身，全身都长了绿毛，马上就要“活诈尸”了。

我一听头皮都炸了起来，“活诈尸”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活人在中了尸毒之后，强行靠毅力镇压住尸毒发作或者延缓死亡，其实全凭一口

气，而中毒者本人俨然已经成了一具活着的尸体。意思就是说，那中毒的人跟死了没什么两样。许老爷子也许就是在等我回来，才挺了那么一口气，估计他也知道我成功了，嗓子里的气门松了一下，身体里的尸毒马上就开始反攻，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会变成“活诈尸”。

这是一种极度恐怖的死法，一般人见了之后多半会被当场吓死，幸好我和镇三环都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

在机场拦了个的士，我跟他说不管速度有多快，超过了开罚单算我的，只要能在半个小时内赶到目的地，多少钱都无所谓。的哥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车上了路我才知道的哥还真有两把刷子，把车开得跟刚降落地面的飞机一样，惹得一路上被甩后的车喇叭鸣拉鸣拉响，场面相当壮观，也弄得本来不晕车的我差点吐了出来。

等我下车的时候，一共两百四十块钱，二十三分钟时间，我直接给了他一千，说如果车被抓了，就用这个钱交罚单。

我快速来到镇三环铺子的内堂，只见眼前一个浑身长绿毛的老头像一个粽子一样被困在胡桃木床上。我看到这个状态下的许老爷子，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心想人这一辈子图的是什麼，最后都变成史瑞克了，还在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

人与追求这几个字很难解释。

我知道老爷子要“活诈尸”，忙让镇三环弄了些糯米直接和水捣碎，放到老爷子身边，只要他诈尸，我就把糯米灌到他嘴里。没想到我刚把糯米盆放下，老爷子就起身抓起来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

喘了几口粗气后，老爷子气若游丝地问我：“东西呢？”

我忙把箱子拿过来，从里面拿出从湘西墓里面带出来的寿衣交到他手上。老爷子看了一眼，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

我忙把老爷子扶住，此时我才感觉到老人心里肯定装了很多之前不好说的事情，此时话匣子被打开了，想说又说不出来了，只能流眼泪。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地下的日子比在地上的还要长，到最后却是物是人非，弄得死还不是死在自己家里。老爷子看着寿衣，随即扔到一边，抓住我的手道：“你去拿龙凤玉玺，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赵武灵王墓里。”